

婺源靛冠噪鹛生物学初探

何芬奇^① 林剑声^② 闻丞^③ 林植^④ 石全华^⑤ 黄慧琴^⑥
程松林^⑦ 肖红^⑧

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101; ② 江西省科学院 南昌 330029; ③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北京 100871; ④ 厦门观鸟会 厦门 361000; ⑤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北京 100006; ⑥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 哈尔滨 150040; ⑦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铅山 334500; ⑧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西安 710032

摘要: 靛冠噪鹛 (*Garrulax courtoisi*), 由原黄喉噪鹛 (*Garrulax galbanus*) [复又被]剥离出来的一独立鸟种并由此而为中国南方之特有种, 具两个地理上相互分离/分立的亚种, 其指名亚种于中国东南、亚种 *simaensis* 于中国西南; 因其对繁殖生境之狭选性且群体数量之稀缺而被列为极危物种 (CR)。十余年来野外调查结果表明, 其指名亚种于繁殖季节几乎仅见于江西婺源, 营巢于低地村落乡镇的林木间, 为典型合作繁殖鸟种。统计结果显示, 在婺源靛冠噪鹛各繁殖群体中, 其每年的营巢数量从未超过该群体中个体数的 1/3, 接近 1/3 已是很好年景; 若首批卵和/或雏鸟遭天敌捕杀, 二次所筑之巢的数目则充其量不及该群体中个体数的 1/5, 且二次筑巢通常在首批卵和/或雏鸟遭捕杀后月余方才开始; 野外未见婺源靛冠噪鹛在一年之内有第三次筑巢的现象。若以成鸟引领当年幼鸟离开其繁殖地即视其繁殖期成功结束, 则从未记录到当年幼鸟的数量有达到该繁殖群成鸟数量 1/4 的例子, 能够接近或达到 1/5 已属上乘; 作为另一方面, 婺源靛冠噪鹛的某个或某几个繁殖群由于巢卵遭捕食而在个别年份中无幼鸟问世却并不罕见。目前已能确定婺源靛冠噪鹛有 9 个繁殖群体, 个体总量逾 300 只, 且在过去的 5 年中其数量略呈增长趋势。另外, 尽管 10 余年来野外找寻 *simaensis* 亚种的努力从未间断, 但无论在已知原产地并周边地带却一直未能[再]发现该亚种。

关键词: 靛冠噪鹛; 生物学; 江西婺源

中图分类号: Q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3263 (2017) 01-167-09

Prelim of Biology of the 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courtoisi* in Wuyuan of NE Jiangxi, SE China

HE Fen-Qi^① LIN Jian-Sheng^② WEN Cheng^③ LIN Zhi^④ SHI Quan-Hua^⑤
HUANG Hui-Qin^⑥ CHENG Song-Lin^⑦ XIAO Hong^⑧

①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② *Jiangx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nchang* 330029; ③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④ *Xiamen Bird-watching Society, Xiamen* 361000; ⑤ *WWF-Beijing Office, Beijing* 100006; ⑥ *College of Wildlife Resource,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⑦ *Jiangxi Wuy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Yanshan* 334500; ⑧ *Shaanxi Institute of Zoology, Xi'an* 710032, China

第一作者介绍 何芬奇, 男; 研究方向: 鸟类学; E-mail: cn_0707@live.cn.

收稿日期: 2015-09-14, 修回日期: 2016-09-24 DOI: 10.13859/j.cjz.201701022

Abstract: The 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courtoisi*, quite recently split from *G. galbanus* to be a separate species, is hence an endemic bird to southern China, with two rather isolated subspecies, the dominant in SE China and the race *simaoensis* in SW China. And, due to so small of its far known population as well as so tiny of the viable breeding habitats that those birds preferring for nesting, the 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 is listed amongst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ur field studies since 2000, the dominant race of the bird, *courtoisi*, is mainly restricted to Wuyuan of NE Jiangxi, SE China,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nesting in flocks in trees in and/or around those lowland villages and towns showing high collaboration in its breeding efforts. Usually, and statistically, for a good breeding season, number of nests of the first clutch for a breeding flock would be no more than 1/3 of the number of birds in the flock, and less than 1/5 of the second if their first clutch failed, no third clutch ever observed; and, as to be the best result, those chicks of the year which can get enough developed for leaving the breeding site with the adults would be no more than 1/4 of the number of the adults in the flock, while, some flocks in some years would have no chicks at all, mostly due to predation but sometimes also due to human disturbance. It is currently confirmed that the whole colony of the dominant, *courtoisi*, consisting of 9 breeding flocks, with over 300 individuals in total of its population, showing a trend of slightly increasing in the last 5 years. Whereas, until now, though constant seeking effort being undertake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no flocks or even individuals of the race *simaoensis* could have been virtually re-found in all the known localities and in relatively larger surroundings, both in S Yunnan and in W Guangxi, of SW China.

Key words: The 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courtoisi*; Biology; The location Wuyuan of NE Jiangxi

在我国江西东北部的婺源县，悄然生活着一种鹟类，*Garrulax courtoisi*，它的存在以及它被发现和被再发现的过程（何芬奇等 2002，洪元华等 2002，刘智勇等 2002，He et al. 2003），它独具特色的生存策略，加之它那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分类归属问题，在中国以至在世界鸟类学中，都是一个传奇。

1919 年，法国传教士 A. Riviere 神父于 9 月 20 日和 28 日在婺源先后捕获了 3 号鹟类标本，带至上海徐家汇教堂[附属]博物馆；博物馆主事 F. Courtois 神父遂将其中两号送往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923 年，时法国鸟类学会主席 M. A. Ménégaux（1923）依据这两号性别不明的标本以 Courtois 神父之名将其命名为一新种 *Garrulax courtoisi* nov. sp.。其后，尽管 La Touche（1925 ~ 1930）将该种与英国人 Godwin-Austen 依据采自印度东北部玛尼普尔河谷（Munipur Valley）的标本而于 1874 年

命名的 *Garrulax galbanus*（中文学名黄喉噪鹟）做了对比，论证了新种 *Garrulax courtoisi* 的现实性和可认证性，但几乎是与此同时，Berlioz（1930）在对 *Garrulax* 属进行系统整理时将二者合并，并依其发现的先后顺序而将 *courtoisi* 视作 *Garrulax galbanus* 种下之一亚种。再后，我国鸟类学家郑作新、唐瑞昌（1982）将 1956 年采自云南思茅石头山的标本（郑作新 1958）定名为黄喉噪鹟之下一新亚种 *Garrulax galbanus simaoensis*。

问题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再次被提出，不断有学者对 Berlioz 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应将 *Garrulax courtoisi* 视为独立鸟种（Collar 2006）。为此，何芬奇、杨岚（2006）撰文提议以靛冠噪鹟作为 *Garrulax courtoisi* 的中文学名。

鉴于靛冠噪鹟 *simaoensis* 亚种迄今尚只有标本记录和作为活体出口的口传记录及个别猎民/捕鸟者的零星目击记录，而鸟类学家自 1956

年的标本采集之后却一直未能再见到其野生群体，故本文主要谈及靛冠噪鹛的婺源群体（即指名亚种）。关于婺源的自然环境状况和鸟种组成，可参见《婺源鸟种纪录解析》一文（何芬奇等 2014）。

1 婺源靛冠噪鹛的生物学问题

1.1 婺源靛冠噪鹛的分布

十余年的野外工作，使得对婺源靛冠噪鹛的分布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知。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之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所推荐的对受胁物种评估标准

（Criteria）来衡量，靛冠噪鹛在婺源总体分布范围超过 1 200 km²（图 1）。

于繁殖季节，婺源靛冠噪鹛的大部分繁殖群体集于由婺源中东部沿星江（又称乐安河）两岸的数个村落间和乡镇间营巢繁殖直至婺源南部；于非繁殖季节，其大部群体散布于婺源丘陵山地的密丛中。亦曾数次记录到婺源靛冠噪鹛的个别群体于非繁殖季节向南游荡至（江西）武夷山的北麓（程松林等 2011）。

婺源靛冠噪鹛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很好地诠释了一个非迁徙性的小种群鸟种，其疆域（distributional range 或 territory）与其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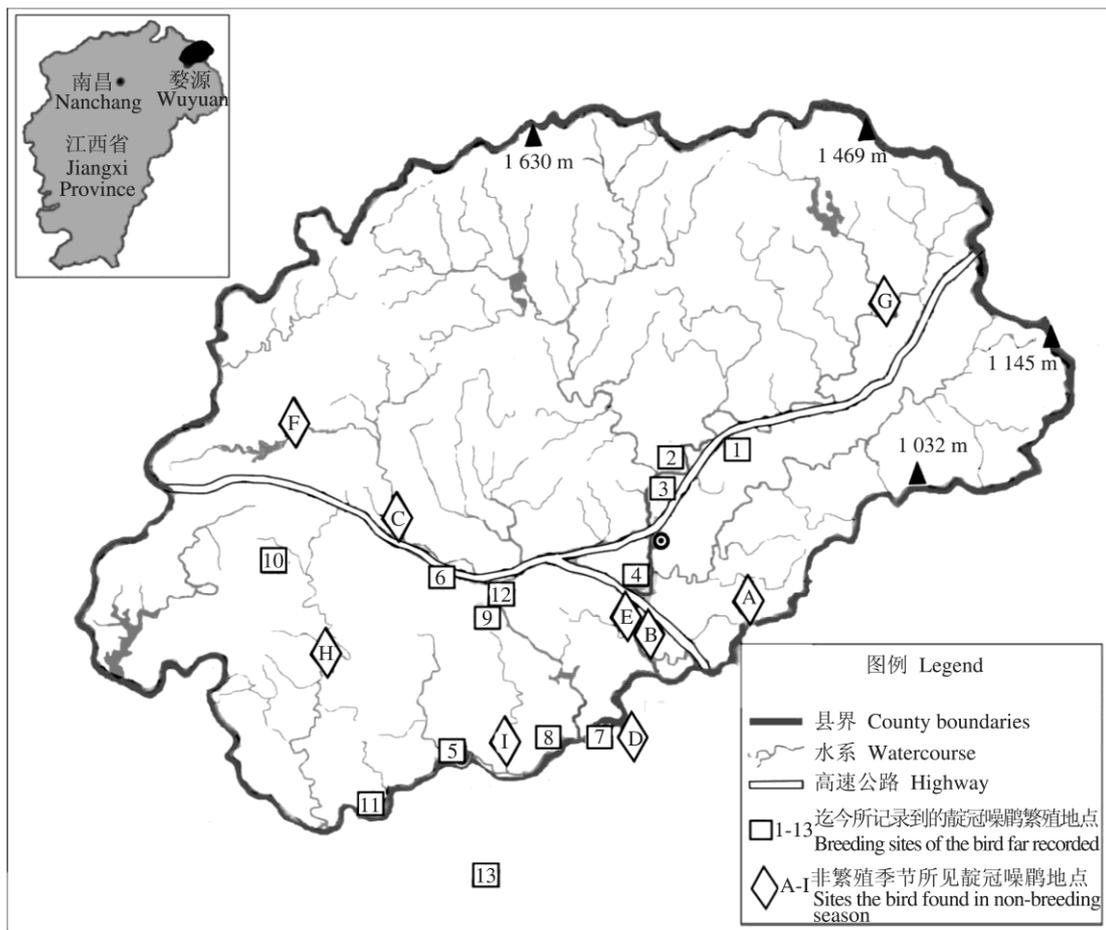


图 1 婺源靛冠噪鹛分布态势示意图

Fig. 1 The occurrence of the 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 in Wuyuan

生境需求的概念及这两者间的区别。

1.2 婺源靛冠噪鹛的繁殖生境选择

关于婺源靛冠噪鹛的繁殖生境，刘智勇等人（2002）有过早期报道。其后，洪元华等人（2006）做了更为详细的研究，简言之，婺源靛冠噪鹛繁殖生境为居民村落周边、甚或就在村落内部，而这些村落本身，又都是处于婺源（相对）海拔最低的地带。

需要补充的是，洪元华等人（2006）的研究对于常态下婺源靛冠噪鹛的繁殖生境选择做了很好的描述与诠释，即，迄今所记录到的婺源靛冠噪鹛的全部繁殖地均为村落或乡镇并筑巢于其间或其周边高大乔木的树冠之上；但是，对于那些处于非常态下的靛冠噪鹛群体和/或个体，如，1）首批巢被天敌毁掉的群体；2）其繁殖地在上一年或当年遭受严重人为干扰使得靛冠噪鹛不敢回归又或被迫离去的群体，洪元华等人的文章则未见论及。事实上，那些处于上述两种非常态下的靛冠噪鹛群体和/或由群体中分离出的个体，有可能选择村落间或村落边的任何地方筑巢，除高大乔木外，其他选择还包括竹林、单株的棕榈植物或针叶树、密植的幼龄苗圃林，甚或庭院旁和庭院内的果树幼株。十几年间我们所发现婺源靛冠噪鹛的巢最低者距地面不足 1.5 m。

从另一方面看，正是那些处于非常态下的靛冠噪鹛群体和/或个体的繁殖行为和繁殖欲望，更凸显出婺源靛冠噪鹛其族群的生存能力和生态适应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被婺源靛冠噪鹛选做营巢繁殖地的那些村落的质量如何，如其本身的占地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有无百年以上的高大乔木及相对成熟的林木，以及村落内民居的新旧程度等等，在迄今所发现的婺源靛冠噪鹛每一处相对稳定的繁殖地点、无论其是“旧有”的还是新辟的，都曾记录有至少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营巢位点，并间或于同期承载过两个甚或三个靛冠噪鹛繁殖群。换言之，迄今所记录到的那几处繁殖地都是开放型的，并非

为某个繁殖群专用。而婺源靛冠噪鹛各繁殖群体也会出于多种原因而对繁殖地的利用进行重新整合，显性原因如其繁殖地在上一年或当年遭受人为干扰而使其离去或于次年不再回归而另寻他地，而取食地质量和食物资源状况变化则实为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十几年来从未观察到婺源靛冠噪鹛的首批巢卵和雏鸟遭天敌（如松鼠、蛇类、及鸚科鸟类等）戕害过后其成鸟会离开繁殖地或于第二年有不再复归的现象出现。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靛冠噪鹛有在灌丛或草丛间营巢繁殖的实例。

1.3 婺源靛冠噪鹛的繁殖生物学问题

婺源靛冠噪鹛为典型合作繁殖鸟种，迄今共记录到 9 个相对独立的繁殖群体。

通常，婺源靛冠噪鹛于 4 月中下旬返回繁殖地，数日后开始筑巢。不过，这只是对于那些回归到它们所熟悉并使用了该繁殖地多年的繁殖群体而言，对于那些尝试或开辟新繁殖地的群体而言，它们首次筑巢产卵的时间会迟滞许多，可拖延至 6 月中下旬；而作为极端的例子则是，曾遭受人为干扰的群体或群体中的部分个体虽然在较晚的时间出现于其原繁殖地，但并不营巢繁殖。

在婺源靛冠噪鹛相对固定的各繁殖地点均曾出现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同期营巢繁殖的局面，各群体间无领域行为。并且，在一繁殖地点出现的一个以上繁殖群体间或会共用一块营巢地。

繁殖期中的靛冠噪鹛雄鸟无明显炫耀行为。事实上，在交配行为上雌鸟有时会显得更为主动，如 2008 年 5 月 7 日 15 时，我们见两只鸟在高端树枝上有亲昵动作，须臾间正值蹀跨，另一雌鸟飞至，与雄鸟身下之雌鸟比肩而立，雄鸟则由此雌鸟身上直接跃至彼雌鸟身上；未几，第三只雌鸟飞至，该雄鸟复又与之交配。照片数据显示全部过程不足 30 s。

与此相映的是，野外观察到育雏阶段的最高纪录是 6 只成鸟（或称成鸟样鸟）在同时伺

喂同一巢中的雏鸟——1 只成鸟在巢中喂雏, 另 5 只衔食物并排站立在巢旁的枝头上等待, 并依次进入巢中。至于封面照片上 4 只成鸟样鸟同时立于巢边的现象则较为罕见。

野外观察结果显示, 在婺源靛冠噪鹛繁殖群体中, 其每年的营巢数量从未超过该群体中个体数的 1/3, 接近 1/3 已是很好的年景。如若首批卵和/或雏鸟遭天敌捕杀, 二次所筑之巢的数目则充其量不及该群体中个体数的 1/5, 且二次筑巢通常在首批卵和/或雏鸟遭捕杀后月余方才开始。野外从未见到婺源靛冠噪鹛在一年之内有第三次筑巢的现象。

廖为明等人(2007)曾报道过婺源靛冠噪鹛巢的位置及量度, 卵的量度、色泽及满巢卵数。只是, 考虑到靛冠噪鹛两性同色, 个体间差异甚微, 且合作繁殖行为明显, 故以一巢两鸟的模式去描述其筑巢、孵卵和育雏等行为, 其可信度或与实际状况的贴切度较低。

若以成鸟引领当年幼鸟离开其繁殖地即视其繁殖期成功结束, 则从未记录到当年幼鸟的数量有达到该繁殖群成鸟数量 1/4 的例子, 能够接近或达到 1/5 已属上乘。反过来说, 婺源靛冠噪鹛的某个或某几个繁殖群体在一些年份中甚少乃至无任何幼鸟问世却并不罕见, 这还不算某个或某几个繁殖群体受人为干扰在个别年份并未返回繁殖地或被迫离开其当年所选的繁殖地。

对婺源靛冠噪鹛成鸟的环志结果表明, 其在野生状态下的寿命可达 10 年以上。笼养个体最长存活纪录迄今已逾 25 载。

2 婺源靛冠噪鹛的数量问题

廖为明等人(2007)报道婺源靛冠噪鹛自 2000 年在野外被重新发现后至 2005 年的数量统计结果, 显示出在 2002 ~ 2005 年间其已知群体数量稳定在 190 余只(192 ~ 199)个体。现在看来, 2002 ~ 2005 年也是婺源靛冠噪鹛在当时已知的 4 个繁殖地点间各繁殖群体分布态势相对最为稳定的 4 年。

尔后, 从 2006 年至 2010 年, 是婺源靛冠噪鹛繁殖群体分布态势最为散乱的年份, 其间, 各种各样的人为干扰, 包括繁殖地邻近区域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繁殖地 2、3)、随着旅游的发展贯穿靛冠噪鹛繁殖村落间的公路上车流量剧增造成其行为的改变(繁殖地 1)、镇政府大院内扩建行政办公楼使得靛冠噪鹛繁殖群被迫迁移(繁殖地 6)、乡村小学的学生对校园内靛冠噪鹛巢的批量捣毁(繁殖地 8)、运砂石的大型车辆频繁往来使得靛冠噪鹛放弃营巢地(繁殖地 7)、以及在各个繁殖地点的村落间村民们方兴未艾、此消彼长的新居建设。凡此种种, 使得我们尽管在 2006 和 2008 年先后又记录到两处靛冠噪鹛的繁殖地点和繁殖群体, 并进而于 2009 年将当年新发现的那个繁殖地点上(繁殖地 9)的繁殖群体定位为系由繁殖地 6 迁至于此, 但我们所实际记录到的婺源靛冠噪鹛于各繁殖地点所出现的个体数目, 也仅只是与 2002 ~ 2005 年间的数量持平或略高于该数量。那几年, 间或有一两个靛冠噪鹛群体倏然间出现, 转而又消失, 例如 2007 年 4 月 23 日 10:30 时, 在繁殖地 7 以东约 2.5 km 处的一个村落间发现有 1 群 43 只靛冠噪鹛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村落中匆匆穿过, 但此后未能发现该群体出现于(当年的)任何一处繁殖地。于是, 该群体的数量并未计入我们当年的数量统计结果, 尽管那 43 只个体无疑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在那一年是否营巢繁殖, 如是, 又在哪里。

另一方面, 2006 ~ 2010 年间婺源靛冠噪鹛繁殖群体在其分布上、或者说在其繁殖地选择上的动荡态势也使我们意识到首先当从所见的繁殖群体数目而不是个体数目去考虑问题, 并进而推断出婺源靛冠噪鹛有繁殖群体 8 ~ 9 个, 数量在 250 ~ 280 只个体。

自 2011 年起, 情况有所好转, 可以明确定位的繁殖群有 8 个, 同时感到出现于繁殖地 8 的那近 60 只个体系由 2 个群体和二而一。2012 年合群情况出现于繁殖地 7。2013 年于繁殖地

5、6 的现象是 2013 年于繁殖地 5 的那两个繁殖群由于严重人为干扰使得至少有 1 个群体解体并其大部个体未出现于任何已知繁殖地。至 2014 年基本上准确认定并定位了婺源靛冠噪鹛的 9 个繁殖群, 而 2015 年的数量统计结果则表明靛冠噪鹛有可能今后会放弃繁殖地 1 (表 1)。

论及婺源靛冠噪鹛的数量, 可以很确切地说当前已超过 300 只个体, 即使以有效种群数量计, 也已超过 200 只个体。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个体近几年来基本上是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

鉴于婺源靛冠噪鹛于非繁殖季节多分散隐藏于浓密的灌丛和/或竹丛间, 很少在较开阔的地方活动, 另外, 时而会发生靛冠噪鹛某一繁殖群先出现于某一繁殖地, 后或部分或全部离去, 或出现于另一繁殖地、或不见其踪, 故对婺源靛冠噪鹛的数量统计结果均出自繁殖季节靛冠噪鹛繁殖群体回归各繁殖地点最初数日内的统计记录。

3 讨论

3.1 靛冠噪鹛的分类地位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相继有人对 Berlioz (1930) 的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应将 *Garrulax courtoisi* 视作独立鸟种 (Long et al

1994, Inskipp et al. 1996)。

本世纪初, 英国鸟类学家 N. J. Collar 撰文对亚洲鹛类 (文中用的是 *Timaliidae* 画眉科) 中一些种类的种名及分类地位做了梳理和厘正, 再次提出将 *Garrulax courtoisi* 视作独立鸟种, 并指出: 在形态上, *courtoisi* 的蓝色冠羽较 *galbanus* 更为浓重, 具更为宽阔的黑色脸罩, 尾羽羽端的白色部分也更大 (Collar 2006)。为此, 何芬奇、杨岚 (2006) 提议以靛冠噪鹛作为该种的中文学名。

随后, Collar 等人在《世界鸟类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中, 复又将靛冠噪鹛并黄喉噪鹛等种类一并置于 *Dryonastes* 属之下 (Collar et al. 2007)。

不过, 上述观点尚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 例如, 在最新版的《哈罗德与莫尔之世界鸟类总录 (第四版)》、(*The Howard and Moore Complete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4th ed.]) 中, 并未对原黄喉噪鹛的分类地位做任何改动 (Dickinson et al. 2014)。国际鸟盟 (BirdLife International) 对于黄喉噪鹛和靛冠噪鹛也依旧延续其 *Garrulax* 的属名。

而根据作者所得到的海外同仁对 *galbanus*, *courtoisi* 并 (可能的) *simaoensis* 的 DNA 测试结果, 似乎并不支持将 *galbanus-courtoisi* 二者分立的意见, 只是该实

表 1 婺源靛冠噪鹛 2006 ~ 2015 年数量统计结果

Table 1 Census results of Wuyuan BCLT in 2006 - 2015

	繁殖地 1 Site 1	繁殖地 2 & 3 Site 2 & 3	繁殖地 5 Site 5	繁殖地 6 Site 6	繁殖地 7 Site 7	繁殖地 8 Site 8	繁殖地 9 Site 9	繁殖地 10 Site 10
2006	30 ±	> 60	15 - 20	> 30	45 - 50	?	-	
2007	23	58	0	0	26 + 60	?	-	
2008	30 ±	55 - 60	0	0	85 [50 + 35]	60 [30 + 30]	?	
2009	35 ±	45	0	0	85 [55 + 30]	40 +	35 +	
2010	15 +	70 [48 + 22]	25 ±	0	35 +	17	38 - 40	
2011	25 +	48	18 - 20	0	76 [56 + 20]	55 - 60	63 [38 + 25]	
2012	23	71 [53 + 18]	77 [53 + 24]	0	80 +	26 - 28	22 +	
2013	29	99 [59 + 19 + 21]	4	2	65 [45 + 20]	40 +	35 +	?
2014	20 - 22	88 [68 + 20]	10 - 12	0	95 [45 + 50]	60 [40 + 20]	43 - 45	?
2015	4	83 [56 + 27]	44	0	81	41	40	24

验结果尚未正式发表, 故此处不便多加议论。

无论如何, *galbanus*、*courtoisi*、并 *simaoensis* 各自作为已被认可的分类阶元 (taxon), 其有效性至今并未受到公开质疑。

3.2 靛冠噪鹛的受胁状态问题

在靛冠噪鹛仍为黄喉噪鹛名下之亚种时, 黄喉噪鹛的受胁程度曾一度被认为是近危 (NT) (Collar et al. 1994)。在其后出版的《亚洲受胁鸟类》一书中, 黄喉噪鹛未被再列入。当其婺源野生群体被重新发现后不久, Wilkinson 等人 (2004) 即指出该群体处高危状态。与此同时, 在首次编撰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一卷 红色名录》中, 将黄喉噪鹛中国种群的受胁状态认定为濒危等级 (EN) (汪松等 2004)。

随着黄喉噪鹛中国种群被分立为独立鸟种并被冠以靛冠噪鹛的中文学名 (Collar 2006, 何芬奇等 2006), 何芬奇致函国际鸟盟, 提出应将靛冠噪鹛视为极危物种 (CR), 此意见旋即为国际鸟盟采纳。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二卷 脊椎动物 下册》中, 靛冠噪鹛的受胁状态相应地被升格为极危 (CR) (汪松等 2009)。

一将靛冠噪鹛视为独立鸟种, 它那高危的受胁状况即凸显无疑。事实上, 几乎根本用不着去考虑它生存生境的消失速率和/或其受[人为]干扰的程度, 也用不着去考虑其绝对数量的多寡及其群体数量的增减趋势, 单就其婺源群体已知繁殖地总面积仅不足 2 km^2 、其 *simaoensis* 亚种的已知繁殖地总面积与婺源群体不相上下且其繁殖群在很短时间内被全部捕捉殆尽的历史事实, 靛冠噪鹛的受胁状况就无疑符合极危物种 CR B2ab (iii), 这可以说是无可争议的硬性标准。

自 21 世纪初婺源靛冠噪鹛在野外被重新发现以来, 如前所述, 曾经历过种种人为干扰, 但靛冠噪鹛总能够在两三年内找到相应对策以积极适应, 而近几年的野外研究发现, 随着婺源的经济转型,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 婺源

靛冠噪鹛繁殖地的村民逐渐停止蔬菜种植。在绝大多数婺源靛冠噪鹛繁殖地, 靛冠噪鹛以往最集中的取食地是村落间的菜地, 而正是村落间菜地的逐渐荒芜, 加大了靛冠噪鹛繁殖群的漂泊并不断试图开拓新的繁殖地。

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至少]在以往十数个世纪以来, 传统的乡土田园文化与习俗, 使得靛冠噪鹛在婺源成为伴人鸟种并进一步发展了其对人类村落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高依赖性。目前, 这一生存背景正在加速消失, 这将对靛冠噪鹛生存带来持久性的威胁与影响。

另外, 以十余年在广西极西部和云南东南部、南部和中南部、并至云南西部不间断地找寻靛冠噪鹛 *simaoensis* 亚种而终未果的现实情况来看, 在由云南盈江至广西西林一线 (东经 $98 \sim 106^\circ$) 以南的广大区域内, 即使还有少量靛冠噪鹛的个体和/或小群体残留, 也将是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的瓶颈状态而很难获得再生。其道理很简单, 在这片广大区域内,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 已不可能提供或再现婺源那种对靛冠噪鹛甚为有利的生存状况, 无论其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皆然。

于是, 无论靛冠噪鹛 *simaoensis* 亚种的野生群体是否还存在, 将靛冠噪鹛置于极危物种 (CR) 之列都是合适与恰当的。

事实上。尽管靛冠噪鹛目前处极危物种之列, 但在中国东南地区, 有比靛冠噪鹛受胁程度更为凶险者, 赤尾噪鹛指名亚种 (*Garrulax milnei milnei*) 即是一例, 近期研究结果揭示, 赤尾噪鹛指名亚种的受胁程度在极危 (CR) 与野外[功能性]灭绝 (WE) 之间 (He et al. 2015, 何芬奇等 2016)。至于在中国东南山间, 何以[迄今所知]单单是在某些噪鹛种类间出现此极高受胁状态, 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3.3 对婺源靛冠噪鹛来源的猜想

在思茅群体被发现之前, 原黄喉噪鹛名下的两个群体 (或称族群) 呈现极度间断的分布态势。随着 1956 年对思茅群体的发现, 在其主

产地由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沿缅甸西部那加山脉直至孟加拉而与孤悬于中国东南部的婺源之间，多少搭建起某种可能的连接纽带或桥梁，又或暗示了该种在某个历史时期的东扩途径。

依照当今的分类意见，将出现于中国大陆的群体从原黄喉噪鹛名下剥离开来而视其为独立鸟种靛冠噪鹛。迄今为止，靛冠噪鹛有据可考的群体总量大概充其量从没有超过 1 500 只个体，其思茅群体的分布由云南南部、或扩大一点说由云南中南部线性至云南东南部和广西极西部，并以另一族群做大幅度穿越至江西婺源。

之所以说黄喉噪鹛或靛冠噪鹛东扩而非西进，是基于靛冠噪鹛其繁殖行为、尤其是在繁殖地的选择上与人类村落的高依存性和高伴生性 (He et al. 2003, 洪元华等 2006, 廖为明等 2007)。在这一点上，无论是 *courtoisi* 还是 *simaoensis* 皆然而无二致。21 世纪初，作者与昆明动物研究所杨晓君先生一同对广西西部做野外考察，多位村民指证当年[在遭批量捕捉前]靛冠噪鹛就在村边的高树上营巢繁殖。故，若言靛冠噪鹛西进有悖于人类在东亚地区中低纬地带的出现顺次和社群发展过程。

极而言之，靛冠噪鹛族群在婺源的出现应当是最近一次冰期结束以后的事件。于是，靛冠噪鹛是否亦可被视为是中国鸟类分布中“武夷山现象” (何芬奇等 2006) 的又一个代表性鸟种，毕竟有证据表明靛冠噪鹛个别群体于非繁殖季节不定期地出没于江西武夷山北麓 (程松林等 2011)，或许只是由于那片地区[当前]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不及婺源而未在那里作营巢之举。

其实，促成我们对婺源靛冠噪鹛来源猜想的一个更为浅显而直观的理由是，如果靛冠噪鹛于历史近期在中国江南广大地区仍曾有过相对广泛的分布，那么，以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奇特之繁殖生物学特征与习性的伴人鸟种，何以迟至 1919 年才在婺源被首次发现，并在与出现 1956 年思茅采集纪录其间并其后的整个时空

跨度内，竟无任何其他记录出现？

所能够作出的推想是：靛冠噪鹛在某一历史时刻，由于其族群内部的某种压力又或驱动力，使得某个群体离开族群而他去，最终定居婺源，此行为犹如分布于闽粤的客家人。近几年对婺源靛冠噪鹛族群的野外观察显示，这个族群其内部各群体间的交流与互动、其伸缩自如的适应能力、顽强的凝聚力与生存能力、以及整个族群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均远超乎于我们贫乏而有限的想象力之所能。

4 小结

尽管我们对婺源靛冠噪鹛的野外观察已持续了 10 多年，尽管近年来婺源靛冠噪鹛至少 90% 的野外个体/群体处在我们的视野之下，它们那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和对生境的利用状况仍令我们时感困惑。

婺源靛冠噪鹛无疑是中国陆生鸟种中其生态类型最为别致的一个分类阶元，若探究它在婺源的出现和存在历史之短长，首先应当设想它那于繁殖期与人类村落相依相伴的习性是原生而非后天习得的，于是，其上限恐怕不会超过 2 500 年。

婺源靛冠噪鹛与人类社会恬静之田园生活的那种相依相附的关系，又使得对它的任何保育措施都绝非只是建立个保护区那般简单。假设，靛冠噪鹛家族中的一支当年奋而东渐，并最终历史性地选择婺源而安生立命，它在婺源这片土地上之所以最终能够生衍至今，是传统的封闭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近千年来所因袭的那种崇尚“风水林”的朴实自然观的传统遗风的直接结果。

在当今的现代化大潮中，无论是靛冠噪鹛还是我们人类都将面临两难的抉择。

补遗 2016 年对婺源靛冠噪鹛的野外数量统计结果为 323 只，其中少量个体 (8 ~ 10 只) 漂泊至婺源西南 25 km 开外的德兴市花桥镇 (繁殖地 13); 6 月上旬观察到靛冠噪鹛在花桥镇至少筑有 1 巢并成功育出 2 只幼鸟; 此前，

2013年5月中旬,作者曾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原]总监梅伟义博士(Dr. D. Melville)造访过花桥镇,当时未见有靛冠噪鹛出现于该镇;另外,繁殖地9的那个繁殖群2016年迁至繁殖地12;且,如前所料,整个2016年繁殖季节在鹤溪村(繁殖地1)未见有靛冠噪鹛出现。

又,文中所附图1之数据截至2016年8月。

封面照片 靛冠噪鹛,何曙晖2009年7月26日09:02时摄于婺源。

参 考 文 献

- Berlioz J. 1930. Revision systématique du genre *Garrulax* Lesson. L'Oiseau, 11: 1–27, 78–105, 129–159.
- Collar N J. 2006. A partial revision of the Asian babblers (Timaliidae). Forktail, 22: 85–112.
- Collar N J, Crosby M J, Stattersfield A J. 1994. Birds to Watch 2 – the World List of Threatened Birds. Cambridge, UK: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36.
- Collar N, Robson C, Sharpe C J. 2007. 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 (*Dryonastes courtoisi*) // del Hoyo J, Elliott A, Sargatal J, et al. 2007.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Barcelona: Lynx Edicions, 234.
- Dickinson E C, Christidis L. 2014. The Howard and Moore Complete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4th ed. Eastbourne, UK: Aves Press, 544.
- He F Q, Cheng S L, Melville D S, et al. 2015. *Garrulax milnei milnei*, a taxon little known in Chinese ornithology. Zoological Systematics, 40(2): 235–236.
- He F Q, Wirth R, Melville D, et al. 2003. Little-known oriental bird Courtois's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galbanus courtoisi*. Oriental Bird Club Bulletin, 38: 35–40.
- Inskipp T, Lindsey N, Duckworth W. 1996. 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Oriental Region. Sandy, UK: The Oriental Bird Club, 178.
- La Touche J D D. 1925–1930.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 Vol. 1. London: Taylor & Francis, 54–65.
- Long A, Crosby M, Inskipp T. 1994. A review of the taxonomic status of the Yellow-throated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galbanus*. Oriental Bird Club Bulletin, 19: 41–48.
- Ménégau M A. 1923. Description du *GARRULAX COURTOISI* nov. sp. de la Chine. Rev. Franc. Orn., 8(169): 98.
- Wilkinson R, He F Q, Gardner L et al. 2004. A highly threatened bird – Chinese Yellow-throated Laughing Thrushes in China and in zoo. International Zoo News, 51(8): 456–469.
- 程松林, 林剑声. 2011.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调查. 动物学杂志, 46(5): 66–78.
- 何芬奇, 程松林, David S Melville, 等. 2016. 试论赤尾噪鹛指名亚种的受胁程度. 动物学杂志, 51(3): 492–496.
- 何芬奇, 江航东, 林剑声, 等. 2006. 斑头大翠鸟在我国分布. 动物学杂志, 41(2): 58–60.
- 何芬奇, 林剑声, 王英永 等. 2014. 婺源鸟种纪录解析. 动物学杂志, 49(2): 170–184.
- 何芬奇, 奚志农. 2002. 婺源黄喉噪鹛 (*Garrulax galbanus courtoisi*). 动物学杂志, 37(5): 82.
- 何芬奇, 杨岚. 2006. 黄喉噪鹛分类地位新议. 动物学杂志, 41(5): 127.
- 洪元华, 俞社保, 廖为明. 2006. 婺源黄喉噪鹛繁殖生境研究.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8(6): 907–911.
- 洪元华, 郑磐基, 刘智勇, 等. 2002. 黄腹噪鹛在中国婺源的重新发现. 动物学研究, 23(5): 383, 404.
- 廖为明, 洪元华, 俞社保, 等. 2007. 婺源黄喉噪鹛繁殖生态及其与村落风水林关系研究.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9(5): 837–841, 850.
- 刘智勇, 洪元华, 姜经宙. 2002. 江西省婺源县黄喉噪鹛调查初报. 四川动物, 20(4): 213.
- 汪松, 解焱. 2004.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一卷, 红色名录.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2.
- 汪松, 解焱. 2009.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二卷, 脊椎动物, 下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311–312.
- 郑作新. 1958. 云南南部新近采得的中国鸟类新纪录. 科学通报, 4: 111–112.
- 郑作新, 唐瑞昌. 1982. 云南黄腹噪鹛的一新亚种——思茅亚种. 动物学集刊, 2: 1–2.